



族語文學獎翻譯文學後記

民族語文學賞翻譯文學の後書き

Postscript of the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the Literature Award in Aboriginal Language

文・圖 | Tlaw · Nayban 張秋生 (五峰鄉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一直以來，個人就對余光中大師的詩作景仰有加，鄉愁、母難日……等最為廣大人們所熟悉；其中母難日三題之一，其遣詞用字雖平易而淺顯，但其內容描述母愛的偉大情操，與作者間的呵護情深，描寫得字字珠璣、淋漓盡致，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致使引發我想嘗試將其翻譯成泰雅族語的念頭，藉以充實泰雅族語語料及文體內涵之外；另想嘗試看看翻譯成泰雅族語之後，看看能否保留，甚或發揮原詩作意涵更高的境界，也算是給自己一個不一樣的挑戰。

嘗試將新詩翻譯成族語

想翻譯華語語文為泰雅族語，以我的泰雅族語程度



作者與部落的長者進行訪談。

而言是蠻吃力的一件事，而要翻譯華語新詩為泰雅族語，更是難上加難的大工程。但話雖如此，我還是不願意放棄這個工作，先選定大師的詩作母難日的三題之一為範圍，並把這首詩從頭到尾有十句共九十四個字背熟牢記在腦子裡。

平時腦子有空就試想用

哪些泰雅族語的詞句去翻譯表達新詩原著，只要一有進展或收穫，晚上回到家就馬上用紙筆記錄起來，就這樣大約過了數個月的時光，整首新詩的內文翻譯大約有了個概括的模樣，就剩副標題目的「今生今世」這一句，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這一句很難翻譯成泰雅族語，思

平時腦子有空就試想用哪些泰雅族語的詞句去翻譯表達新詩原著，只要一有進展或收穫，晚上回到家就馬上用紙筆記錄起來



前想後，最後得到一個結論：泰雅族傳統的文化裡面，並沒有前生、今生、來生三生三世的概念（至少沒有類似的詞彙），所以要表達翻譯「今生今世」勢必要藉由其他可以近似或傳譯這個概念的詞彙了。

當翻譯原則與泰雅傳統背離時

這是我翻譯這首新詩時遇到的第一個問題，索性我先跳過去，直接先翻譯內文，而且是遇到內文較不容易翻譯的，也先跳過去，先翻寫容易的，之後再回過頭來處理尚未完成的；就這樣，約莫花了數個月的光



族語教學成人班，眾耆老學習閱讀的認真模樣。

景，大致完成了整首詩的翻譯工作。

翻譯工作大致有了個全貌後，特地選了個下午時光，約好舅舅去討教、檢視翻譯出來的作品。熟料，僅僅進入到第一句「我最忘情的哭聲有兩次」，舅舅就對其中的「哭」字有了很不以為然的意見，說是傳統上，成年的泰雅族男子是沒有「哭」的權利，甚至是引以為恥的事，不可以發生在成年男子的身上。於是強烈建議我用「刻骨銘心的記憶」、「記憶深刻的事件」……等等類似的語詞來替代。我心想，這恐怕會違背了翻譯文章「信、達、雅」的最高原則了吧！當下很難拗得過舅舅的強勢，索性就

靜靜收下忐忑的心，繼續以下文字的推敲。舅舅與我再繼續大約四、五句的詩句翻譯的檢視推敲之下，我發現舅舅幾乎把我原先譯寫的詞句全然推翻，重新以他擬定的詞句再改寫。我看了舅舅譯寫的詩句，泰雅族語詞彙的精巧熟稔度自不在話下，但經過再三的研讀，並對照原文的詞意，重複咀嚼，細細品味之後，似乎欠缺了點什麼似的。反覆推敲了舅舅的譯文之後，我發現舅舅最大的問題出在於，翻譯文章應忠於原意「信」的癥結上，但他卻摻雜了太多個人的見解而遠離了原作的意旨；其次是，舅舅忽略了文章背後所隱含的深重意涵，



當翻譯告一段落，作者帶著作品去請教舅舅，並請其給予賜教。

或許是白話裡所謂的「詩意」。所以，整篇下來，舅舅修改的詞彙文句，我都没採用隻字片語。

如何跨越文化間的差異性

從舅舅那兒回來，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些事。不同族群間的文化，的確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有時候這差異似乎是很難跨越過去的，就好比「今生今世」這句華語，我連該怎麼解釋，要怎麼問舅舅都不知該如何開口，慶幸靈光乍現，就以「一生一世」（泰雅族語為 ryax mqyanux）翻譯過去，也還算得體又貼切。

要提及翻譯文學的「信、達、雅」原則，翻譯這篇詩作時，另外還遇上了

一個令我苦惱許久的問題，一直到送件了以後還仍然耿耿於懷，甚至都還沒得到一個解答。詩作的第一句「我最忘情的哭聲有兩次」，其中「忘情」這句華語翻譯成泰雅族語時，幾乎我曾經討教過的每位長輩，他們都僅僅是著墨在「忘記」二字這心理層面上，而忽略了原作他用的是「忘情」這一詞彙，其意涵應不僅僅只表達「忘」字這個詞意，甚至「忘」字要多過「情」字，如果用白話「放情」、「放開束縛」的嚎啕大哭，似乎更為恰當。最後，我因從頭到尾都不曾遇過跟我看法一樣的見解，為了取得大家的認同，最後放棄了自己的見解而「從眾」。事情雖然如

不同族群間的文化，的確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有時候這差異似乎是很難跨越過去的，就好比「今生今世」這句華語，我連該怎麼解釋，要怎麼問舅舅都不知該如何開口，慶幸靈光乍現，就以「一生一世」（泰雅族語為 ryax mqyanux）翻譯過去，也還算得體又貼切。



此，這個問題爾後如有機會，還是願意和有志研習泰雅族語的前輩先進們討論與學習。

取得授權書的漫長等待

翻譯的作品在接近定稿的同時，我才開始著手去進行取得同意授權的事務。首先，上網搜尋得知，余光中大師於生前就曾將本首作品，委由洪範書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余光中詩選》一

書編輯成冊進行出版。旋即致電洪範書店股份有限公司詢問得知，該作品版權仍屬於作者本人，經婉轉告知目的，慶幸業務接洽者首肯告知余夫人住址，要我試試去信洽詢版權事宜。後來寫信給住在南部的余夫人，沒過幾天余夫人親自賜電告知版權事宜全權由女兒經手處理，僅告知女兒的電子郵件信箱要我去信洽詢。寫了電子信件之後，等待了約莫一個月都沒消息回傳，心想或許對方不願意，故沒回覆信件。就在心灰意冷之際，余夫人再次來電詢問接洽的情形，我告知已去信但沒接獲回音，就在幾句交涉後，余夫人再次確認電子郵件信箱地址，果然是先前余夫人可能一時眼花唸錯了一個英文字母；所以，再次以更正的信箱地址做聯繫，最後終於順利取得了余光中大師詩作同意翻譯成泰雅族語的有效文件。

走在傳承族語的道路上

從開始接洽，到最後順利取得同意書，前前後後大約花費近兩個月的時間；而這中間，如果沒有余夫人適



作者在農忙之餘，還會進行泰雅童玩製作與教學等文化傳承的工作。

時地再次詢問聯繫的結果順利與否，取得版權同意書這件事可能將會胎死腹中，個人翻譯文學的作品將無法順利投稿參選，這都要感謝余大師家人的美成與熱忱。

在聯繫的過程中，不論是交談或書信，我都能深深地感受到余大師家人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溫馨感受；

尤其得知我是一名台灣原住民從事弱勢族群語言文化的工作者，對我更是鼓勵有加，充分表達了支持與讚佩的心意，這不啻是我走在傳承族群語言文化道路上無上的振奮與鼓勵。◆



Tlaw · Nayban
張秋生

泰雅族，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白蘭部落（R'uzyan）人，1959年生。新竹師院畢業。新竹縣花園國小竹林分校主任退休，共任職32年，現為自耕農及泰雅族族語教師，農餘擔任竹東鎮及五峰鄉各國中小賽考利克泰雅語支援教師及原民文化社團指導老師。